

容城縣志卷之七

藝文

志載藝文非館閣之撰修卽名公之著述蓋取
証於記載之實也或褒以爲榮或貶以爲辱或
規頌以爲勸懲其關係亦重矣故凡碑記書文
詩詞謠賦體裁雖殊要皆在所宜錄而工拙不
計也

詔諭

御製表忠錄序

自古賢臣正士効力王家率授命致身捐生赴

義跡其所遭若無厚幸然而時過論定聲稱振
揚及於代遠風遙流徽彌茂留連曩迹如邁其
人是以孟軻有言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
者莫不興起也夫當其矢心靖獻奮不顧軀豈
逆覩後人美嘆靡窮哉獨以浩然之氣成特立
之操內無懼心外無慚德而已顧竭志盡忠者
人臣之誼善善惡惡者大道之公循省往哲愛
結於中誠有不能自己者也朕萬幾之暇由釋
載籍每覽忠孝節義之事未嘗不反覆三致意
焉至明史嘉靖年間有直臣楊繼盛者以諫死

於戲賢哉觀其劾仇鸞嚴嵩二疏凜凜乎烈士
夫矣夫尊爵厚祿握權當軸者何可勝道然當
時則榮沒則已焉甚或遺穢蒙嗤爲世昭鑒去
繼盛奚翅霄壤哉使繼盛遇明主庸其言顯其
身其所建豎必有卓然可觀者而竟不得志而
歿與龍逢比干先後合轍亦可悲矣朕讀其文
傷其意慨然想見其爲人故特表而出之以旌
其忠鯁垂法將來由斯以觀卽謂繼盛至今存
可也順治十三年頒行

[illegible]

御製表忠論

朕觀有明二百七十餘年忠諫之臣往往而有
至於不畏彊禦披膈犯顏則無如楊繼盛而被
禍慘烈殺身成仁者亦無如楊繼盛云當是時
其君端拱修懸委政輔弼而逆臣嚴嵩父子盜
執大柄濁亂王家威福擅專紀綱蕩廢在廷之
臣皆渙湔阿諛奔走承頤繼盛獨能伸大義聲
其十罪更彰其五茲使隱然昭明稔惡暴白豈
非獨行不懼者哉夫繼盛特曹郎耳非有貴戚
之誼股肱之任與拾遺補闕之責也以疏逃之

臣惡權寵之奸遂思執白簡而彈去之其勢不
敵夫人知之矣乃毅然不顧且繼盛一官又非
未經摧折者方仇鸞主互市議時衆皆頰首縮
頸塞默不敢異繼盛排羣說力言不可致權臣
焦然刑之瀕死謫官還方歷尉令始得至一曹
郎令他者處此且保軀固位未遑安敢復蹈前
迹而繼盛歷事未月又有捨身圖報之章蓋念
君恩難負奸輔難容建言寧計崇卑報國不憂
死生洵忘身殉君忘家殉國者也且是時嚴嵩
與仇鸞隙思繼盛言遂欲立貴之以爲已用故

數假王命內示其私繼盛倘一委蛇可立取通
顯不卽緘口屏息循職自効亦何所不容而乃
重公室藐權門慷慨叫闔從容就義有臣如此
良國之砥柱哉蓋繼盛自有生後夙罹閔凶艱
苦備至故堅貞之性百折勿回可謂富貴不能
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嗟乎繼盛值
諱言之朝無立言之責尙能不畏彊禦披膈犯
顏如此今之爲臣者乃身任言職直節罔聞感
私德而辜主恩畏權威而忘國事以視繼盛能
不媿然汗下哉朕故咏浩氣丹心之句不勝三

嘆爲直臣惜也順治十三年頒行

御祭忠愍文

惟爾剛方稟性慷慨致身令聞早著於南曹抗
疏屢陳於北闕始論馬市之當罷折虜情而直
氣巖巖既斥權奸之當誅履禍機而忠肝烈烈
其言足驗其命已傾死者不可復生百身難贖
枉者不可不直三命已頒遵遺詔以加恩憫孤
忠而賜卹特贈爾爲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諡
忠愍葬祭并加錄廕是逮式顯忠貞之節庸倡
蹇諤之風英爽不磨渥恩斯服隆慶元年頒行

疏

奏請靜修從祀孔廟疏

張紹烈

邑人

疏爲崇儒重道事臣竊惟致治莫大於重道重
道莫先於崇儒蓋儒所以重道而道所以致治
也苟儒不知崇固無以重夫道道不知重則治
何由而善哉自古聖帝明王治莫能及者端在
於此下此若漢武帝之好神仙梁武帝之尙佛
老不惟無益於治而反招禍此其治所以不善
也洪惟我朝丕隆治道儒無不用用無不專是
以百年於茲矣天下乂安人民康泰未有不由

崇儒重道以致之也臣惟元儒靜修劉先生因
七次奏請從祀孔子禮官未遑舉行曰汝若得
時宜再奏請必有行者臣今年幾七十無能奮
庸清時恐靜修祀遂泯以孤我盛朝崇儒重道
之意臣伏思劉因道明德立繼往開來有功名
教實與許衡吳澄相匹者元史載有曰微點之
狂而有沂水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
瑟之聲又曰麒麟鳳凰固宇宙之不常有也一
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又曰一得從孔子
之後是以爲往聖開來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

蘇天爵之爲墓表楊俊民之爲詞記元臣李世
安輩累章奏請從祀不能備述成化三年蒙准
學士劉定之議準楊時事例行令容城縣建祠
奉祀近楊時已蒙從祀而劉因亦宜準楊時例
從祀孔廟爲是乞勅禮部翰林院考劉因有功
聖學與許衡吳澄楊時而無忝則與許衡吳澄
楊時從祀孔廟以謝天下之公論庶崇儒重道
之愈盛而隆治道於無疆矣臣紹烈爲此具本
親賁謹具奏聞

乞罷馬市疏

楊繼盛

奏爲乞賜聖斷罷開馬市以全國威以絕邊患
事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
陞臣今職荷蒙皇上養育簡命之恩雖粉骨碎
身何以克報况臣官居兵曹職專馬政覩此開
馬市之悞豈敢苟避禍患隨衆隱默不言竊惟
去年口口悖逆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闕殺我
人民擄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陵寢其辱我中
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
裂恨不能身生兩翼至都下以剿逆賊以報國

讐茲者恭遇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尅日興
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讐以雪城下凌
辱之恥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列祖在天
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俺答求開
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聖怒其征討
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
題奉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
嘆曰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
不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震匈奴氣壓突厥以皇
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

伏於草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口口反
不能生擒會長勦絕苗裔而乃爲此不得已下
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爲皇上
言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賓服尙
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虜如此之慘則神人
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矣今不惟不能聲罪
復讐而反與之爲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列祖
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讐一不
可也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尙不可少
失信義況於天子之尊哉皇上北伐之命屢下